

赋能与革新: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一体化建设的功能价值、在地经验与现实路径

蒋博文

摘要: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入推进各级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体化建设正逐渐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与治理格局的重要命题,旨在通过双向赋能不断突出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提升融合发展效能。基于华东地区J市“融媒+文明”试点中心建设的个案调查与追踪,分析两中心双向赋能的在地经验。研究发现:融媒体中心与文明实践中心在融合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矩阵优势,强化数据与智慧思维;探索“人民/用户协同+政务/服务协同”的发展模式,重建数字乡村治理管理新体系。以融媒建设为文明实践运行提供示范,用实践反哺保障媒体运转,二者共同发力推进基层社会媒介化和治理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融媒体中心;文明实践;媒体融合;一体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3)03-0075-08

基层治理正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源、社会价值的共生源,加强基层组织与基层秩序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2018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县一级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加快文明实践阵地建设^[1];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首次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2]。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引导下,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与媒体融合发展建设专题迅速成为各级各地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作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地生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发展的有效平台载体,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嵌入基层社会治理与乡村振兴的价值作用日益显著。移动互联时代,互联网的融合、联通、创新、迭代等特征,使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平台演进升级成为新常态,同时也为上述两类中心的最终融通搭建了桥梁。从本体上看,创新基层组织改革已成为不仅限于各媒体机构与治理组织的发展新思路;从全局上看,早有人民日报社“中央厨房”的成功经验在前,释放“两个中心”融合效能、发挥一体化建设乘数效应也为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新路径指明方向。既让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插上“融媒翅膀”,也为融媒体中心提供“实践舞台”,合力打通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关心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县级融媒体中心承担政府的“喉舌”功能^[3],不仅是基层主流舆论阵地,还发挥统筹宣传工作、供给综合服务等重要作用;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则成为基层政府有所作为的“肢体”,《关于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意见》的印发也着重突出其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扩展文明实践覆盖面的价值功能^[4]。有学者指出,二者在提升社会精神文明程度上的定位基本一致,存在较多相互借力、共同合作的发展空间,理论上可以有机结合、协同建设、相辅相成、

融合发展^[5]。

在地方实践过程中,华北地区的河北滦平等地,西南地区的贵州万山、四川宜宾等地,华东地区的山东日照、德州等地均在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互融互通过程中取得较好成效,并作出有效宣传示范。整体来看,线上平台联动与线下活动合作成为各试点一体化的主要做法。一方面,技术共用条件支持下,线上的媒体宣传口与服务对接口得以联动,形成县乡村等多级宣传矩阵,依托综合性的基层治理数字平台在志愿服务、资源利用、舆论宣传等方面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在场所互通的背景下,两中心充分激励群众参与、专职工作人员下沉,打造品牌特色活动以增强群众互动,提升其传播力与服务力。尽管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科层”树状治理结构正在被打破,但在互融互通的一体化实际进程中,诸多矛盾问题仍存在并亟待解决。^[6]一是横向的信息沟通与交换矛盾,不同的组织定位与管理模式在工作融合衔接过程中可能存在信息偏倚与不畅通的问题;二是纵向的人员调度与参与矛盾,专业化水平和数字素养的培育往往不能一蹴而就,专业背景、思维模式等存在差异的两支不同工作队伍在分工与对接过程中也容易出现难以协调、交流不到位等问题;三是融合发展与一体化建设的创新矛盾,目前各地方已加快落地三级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单独建设,但建成后常常只是停留在“挂牌”阶段,未能有效扩大二者的共通作用,在试点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也难切实发挥自身优势,出现融合模式挪用、套用的错误现象,社会辐射力与影响面大大缩减。^[7-8]

为此,本研究通过对华东地区J市在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体化建设的个案观察与调研,分析“融媒体+文明实践”双核并线的功能价值、在地经验与现实路径,重点关注并探讨双向赋能、多维发展的具体方向。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已有的地方治理实践模式,是否具有普遍的一体化建设示范作用?文明建设与媒体融合如何取得“1+1>2”的实际成效,深度嵌入基层治理实际过程中?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既是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路径的细化思考,也有助于阐释新时代基层组织建设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内涵。

二、功能价值:“融媒+文明”的一体化动力定位

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点机构,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凭借其在信息资源处理与利用、数字记忆管理与保存、服务需求满足与提供等方面的长期经验与工作优势,在乡村振兴与变革实践进程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面向日益多元化的数字情境、复杂化的社会需求,双中心一体化建设一方面在角色定位上有所丰富,不仅作为基层治理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者与创新者进入大众视野,还正成为基层治理实践的倡导者与协调者来保障资源与服务红利;另一方面,被赋予并拓展出新的功能定位,在聚合彼此优势的基础上,展现出更为显著的工作活跃度与贡献度。^[9]

(一) 顺应媒体融合趋势,巩固基层舆论阵地

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10],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介入可为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创新提供可行、可持续的发展支持。从发展进度看,中国媒体的融合脚步快、探索广、思路新,媒体格局、舆论生态、传播形态发生深刻变化,某些领域已实现了破茧成蝶的质变。而媒体融合发展进程的加快,为社会治理工作充分赋能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双中心一体化建设过程中,“融媒+”优势将以前瞻性的政策整合、社会信息服务、公共资源等形式将融合发展与转型升级的新成效呈现于人民群众面前,双中心介入公共管理问题与社会变革行为的程度也势必更深更远。

全方位融合、一体化发展意味着双中心从需求到供给、从渠道到平台、从经营到管理均处于统筹协调状态,这种融合的多元指向也赋予一体化发展以多元向度。^[7]首先,硬件与软件的融合将流程再造、架构重铸、资源整合的工作思路注入革新过程,以移动互联技术为依托的融媒厨房、融媒中枢、融媒小组、各类工作室等如春笋般涌现,成为宣扬文明实践成果、造势地方舆论的标配组件;其次,平面

与立体的融合使纸媒形成了“纸面+视听”传播形态,电视形成了“荧屏+视听”传播形态,广播形成了“广播+视听”传播形态,三者互联互通并都指向满足受众多媒体的移动互联网信息需求,传播话语方式与数据共享渠道在技术理性的支持下得以创新;最后,方法与方法论的融合,在媒体融合的纵深推进下,双中心必将由“单维”的媒体或实践组织成长为“多维”的信息服务或公共服务载体机构,以“融合+”为代表的传媒平台将深入考量并勾连政务服务、社会服务、文明进步等多个领域,进而影响主流话语体系的建构与现实决策、施策的科学精准程度,助力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形成。^[11-13]

(二) 集中精神文明建设,嵌入社会治理实践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14]社会治理全过程中,文明建设一直被作为常态化的实践工作予以落实,关乎社会成员的文明水准、道德修养与社会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双中心一体化一是要在价值基础维度上展现文明建设资源整合的枢纽地位,在理念传播、主体组织、物质支持、体制保障、成果落实等各方面搭建群众生产生活与社会变革发展的桥梁,真正做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推动文明建设成果惠及民生、凝聚人心^[15];二是要在战略发展维度上成为文明建设运行互动的强大引擎,在与乡村振兴、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的对接过程中,领会战略功能特性并转变为日常化、生活化的各类文明建设项目,形成全民参与、全领域覆盖的文明建设实践环境,以此激活社会文化资源、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使人民群众在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真正有所启迪与感悟,反哺基层社会治理形成思想指南;三是要在组织运营维度上赓续文明建设实践的优秀基因,文明建设本质上是长期处于动态变化的社会工作,做好优秀文明成果的储存、归档与调用均对未来的文明建设有较好的示范作用,以文明的力量推进文明建设进程,这也是长久以来中华文明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总的来看,双中心一体化延续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实践逻辑,为广大城乡等基层地区治理带来新气象、新变化,将成为新时代群众工作的创新载体。

(三) 打破“技术-内容”壁垒,创新“群众-服务”供给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融媒体中心虽然在建设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都具备宣传动员、舆论引导、服务群众、丰富精神家园的功能属性,且从本质上都具有尚待挖掘的宽泛的价值空间与潜力。设想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宣传发动作用能充分发挥,融媒体中心将得以提供更充足的新闻线索、更强有力的“新闻通讯员队伍”、更广泛的新闻资源、更贴近百姓的新闻宣传触角;若融媒体中心的宣传和服务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志愿服务等工作也将得到助力。因此,从政治逻辑与社会治理本质上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融媒体中心在价值空间与管理方法上存在着较高的共通性和关联性,双中心一体化建设的内在机理应该从各自为伍的无序状态转向技术支持的有机合作,二者既要在内部进行自发治理,也要对外展开现代化的治理转变。^[16]

作为社会系统基础环节,双中心一体化可在数字信息技术与智能技术的支持下,提升治理“赋能”作用,整合现有基层公共服务阵地数据与资源,以县、乡镇、村为单元,通过举办宣讲会等多种形式普及理论政策、供给数字信息、培育主流价值、活跃文化生活,及时关切民众需求与诉求,实现由管到治、由粗放到精细的转变。^[9]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双中心间、双中心与社会系统间将逐步建立起新型的技术关系,尤其是广泛接入的基层媒体与高水准的文明实践成果将毫无间隙地融入基层治理日常生活,为基层服务尤其是社区与乡村治理带来颠覆性改变,更为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将以双中心为载体,根据各地实情被有选择地提供给全域群众,传播效用与实践协同的功效进一步放大,内容与服务创新的“最后一公里”或也被同步打破。

三、在地经验:“项目+平台”的一体化实践范式

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体化建设作为基层治理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创新举措,是打造协同效力、集合群众、促进文化传承、提升工作效率的战略新阵地的关键环节。如何因地制宜使一体化建设有效落地,一方面需要依托已有的治理体系与工作架构,另一方面需要直面社会实践痛点

并深谙其运行与解决之道。选取华东地区J市作为一体化建设的实践样本,原因有二:一是J市作为省内探索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融媒体中心融合发展的试点城市,起步较早、发展较快,基础牢固、资料丰富,为华东地区同类型各级县市积累经验;二是J市率先展开基层治理的先行探索,在双中心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创新举措频出,使一体化工作具有典型示范效应。解析J市在实践过程中拆解细分项目、建设指挥平台、吸纳社会力量三个关键事件,可进一步观察其一体化建设的“本土方案”与“运作范式”。

(一) 拆解细分项目,减少绩效损耗

马超峰等认为,项目制是文明实践运行中的制度依托,共享秩序下的文明实践需要强调落地的示范效应、开放参与的团结机制与文化再生产机制。^[17]以基层生活项目活动为例,J市通过共通资源数据、拆解工作细则、建立多层级合作关系等方式,创新开展了本地“云招聘”“云课堂”等22个云系列项目活动,让有求职和求学等方面需要的市民从线上就能找到工作、学到知识,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此外,J市深入摸查全域内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线下阵地资源底数,通过数字编码与可视化电子地图,使群众需求能通过智能匹配项目单位、主动推送项目负责人环节进入待处理服务菜单,大大提高群众满意度与工作效率。

而项目合作网络方面,J市建立了“市级—区县—街镇—村居”四级网络体系,为了协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共同效力,J市日报报业集团与各区县联手建设多级融媒机构,构建了“市级融媒体中心—区县融媒体中心—街镇分中心—社区工作站”四级网络体系,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体系相对应,更好地开展协同联动,全方位多途径参与社会治理。其中J市日报报业集团与12345市民服务热线联手打造了民生诉求项目平台,群众的投诉、建议可一键直达12345督办程序,并可随时查询办理进度和结果,与线下阵地资源及电子服务地图菜单相对应,推动服务群众能力和水平提升,以优质服务进一步筑牢了群众基础。

(二) 建设智慧平台,优化内容生产

目前,双中心一体化建设的主流探索模式是借由内容生产、供给与推送的创新激活工作热情,解决原有的创新不足、时滞明显等短板问题,在此基础上的智慧平台建设,更有助于最大程度发挥本土优势与技术效能,将群众/用户与资源/知识有效连接,改进服务体验。J市将区融媒体指挥调度中心和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挥中心同步策划、一体打造,推出“云”客户端,在承担舆论宣传功能的基础上,在云客户端创新设置文明实践、政务服务等板块,且其12个镇(街道)文明实践分中心、所有文明实践站全部接入对应云平台;在志愿服务方面,依靠统一云平台,开发志愿服务网上管理系统,实现“项目发起、志愿者招募、活动开展、时长认定”等各个环节网上操作、线上认定,进一步提升了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便捷度。

除创新建设统一智慧平台外,原有工作平台智慧化也是内容生产优化的重要举措。J市建成并面向社会开放共享融媒服务站、J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J市移动直播平台、融媒体指挥演播平台、J市掌上12345、“爱J市+”政务信息聚合平台这六大新型新闻传播和社会服务平台,以多平台的开放共享、蓬勃发展为一体化建设、融通运行提供有力支撑。以公安政务服务平台为例,作为J市对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融媒体中心一体化工作的成效之一,“J城义警”平台旨在组织群众参加义警志愿服务活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注册人数已超15.5万人,为群众提供了大量志愿服务;此外通过平台基建的智能化更新与办事业务流程的全面简化,一体化实践的触角更好地延伸到了J市各地,自优化以来,累计推送各类实践活动推文2万余篇,惠及百姓500多万人次。总的来看,J市通过智慧平台的本土建设与已有基层平台的智慧化升级,将内容生产推向平台支持的创新轨道,夯实多维传播赋能的机构作用。

(三) 吸纳社会力量,共建共享秩序

基层工作实践离不开群众等社会力量的支持,J市通过社会动员推动解决实际问题、提高社会治

理效能,以融媒体中心 and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合作实现“市民记者”和“记者市民”这两支队伍“人的融通”,为更好地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一方面,推动专职记者下沉到基层,在做好新闻采访工作的同时,广泛了解社情民意,听取百姓诉求,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增加了解民意、倾听民声的渠道和方法;另一方面,呼吁、鼓励市民记者、市民巡访团成员、志愿者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主力军”成为“兼职记者”,和专职记者们共同担任好信息员、宣传员、辅导员、调解员、办事员这“五大员”角色,为融媒体中心提供了更强的“新闻队伍”。

具体而言,在融媒体中心专职记者立足本职和优势做好宣传发动工作的同时,J市众多“市民记者”、志愿者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力军”亦能充分发挥作用,凭借融媒体中心打造的各类优质传播平台,以更接地气的方式和语言做好宣传动员等工作,积极呼吁、发动市民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等精神文明建设、文明实践各项工作中来。群众等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角色定位与权力外延均得到彰显时代特色的丰富,能够帮助其更好地借助常态化的强大传播能力用好优质传播平台,更好地发出文明倡议和呼吁,显著提升J市开展基层工作时的号召力、动员力,更好地发挥其阵地平台作用。这对J市公共资源服务共享秩序与基层治理制度的维护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四、现实路径:“双向+多维”的一体化赋能方向

推动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体化建设,是一个涉及多环节、多链条的系统工程,必须有较为成功且较为系统的建设方法作为支撑,才有望解决建设进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这个建设方法可以从J市等有关地方的实践经验中总结而来,并为其他地方提供有效的方法参考,但更需要取长补短、因势利导,走出特色的一体化赋能之路。在充分发掘个体推动为民服务质效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基本价值基础上,深入探究双中心流程优化、平台再造与模式创新的多元可能,相应地更容易找到一体化建设“何以成功”这一问题的答案。

(一) 流程一体:以数智新思维畅通双向交流互动渠道

以治理的社会属性为契合点,双中心从技术与数智视角积极尝试融合发展与一体化建设的现代理论与实践方法,在项目制有所成效的前提下,双中心可以由项目为行动与工作出发点,确立以公共服务资源的广泛性、时效性、真实性为基础的,以服务群众、激发人-机协同智慧为目的的基层互动工作体系。^[18]在已有的实地经验中,覆盖不同领域、涉及不同层级、涵盖不同类型的基层工作项目可以在双中心一体化的工作脉络中得以高效处理并使成果落地。传统的阵地与资源融合仅仅是一体化的初级表现,各部门与全体工作人员更要对一体化的融合意识有更深入的理解与认同,可尝试建立双中心统一的综合公共信息数据库,在对接特色服务平台、调度信息与数据资源、推动项目立项与结项等方面发挥作用。

横向上看,双中心要畅通线上或线下渠道展开关乎项目的资源与信息服务流动与交换,经由分类、存档等环节进行高效管理,减轻时滞效应,更好地采集并回应群众需求;纵向上看,同步加强双中心新闻舆论宣传、提供志愿服务等方面的服务功能,使工作思路得以规范,项目成果更快落地并推广。现有技术工具与代表成果给予双中心的信息交流与工作互动更多便利,这也促使项目性质相近、工作流程相仿的基层治理改革一体化特征更加明显。例如,在城市管理方面,双中心可提前部署并充分考虑各自在理论宣传与实践推动层面的显著作用,并在人员和技术等方面做好“联合”工作,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工作拥有更好平台、融媒体中心建设发展获得更强助力。这也提示各地级市双中心一体化绝不是为了节省建设费用而简单地将“两块牌子”拼凑成单体机构,而是在项目先导的工作流程优化过程中,形成互动中前行、帮扶中进步、合作中共商共建共赢的治理共同体,在推动“融媒+文明实践”的新模式中不断迸发出新的火花。

(二) 平台一体:以场景新生态拓展双核多维服务功能

平台一体建构意味着双中心需要有充分的组织与管理能力,以尽可能简约的治理服务尽可能广

的受众,激励更多参与并实现更高质量的服务。换言之,双中心一体化要求跳脱出各自为伍的工作传统,从受众角度出发建构平台或融合平台,增强治理认同感与信任感,使技术优势在线性的治理范式得以充分发挥,结合地域特色与本土优势,真正将聚合、吸纳、服务与惠及群众各环节融为一体。

一方面,面向当下社会中泛在的、多元化的群众需求,双中心要以业态拓展与需求满足为目的,尝试建设或研发集新闻资讯、舆论宣传、政务服务、便民通道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公共服务管理平台或称基层治理综合服务平台。由此,从衣食住行到科教文卫,各类民生服务与其他公共服务以“一网通办、一端服务”^[19]的智能形式串联起来,在多主体视角下盘活并集成特定项目或事件的可公开资源,补充公众视角的非官方资源,实现线上线下的同频共振。互联网平台治理是近年来党和国家基层治理的底层逻辑思维,综合性治理与服务平台的打造将切实提升双中心对基层治理力量的统筹能力与服务不同情境需求的应急能力,实现“群众-双中心/平台-资源”间的有效对接和配置优化。

另一方面,立足数字情境与技术中台推动原有优势平台的序化与升级。在地域生活圈的传统运行模式下,双中心履责在“下沉”过程中已呈现出模式复制与形式挂牌等诸多弊端,难以及时响应群众需求并解决问题。秉承除旧革新、拉新促活的一体原则,双中心要理性检视已有特色治理平台的实际工作效率与反馈效果,引入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对高工作质量、群众反馈意见良好的特色平台进行迭代升级,突出优势功能,并引入地域基层治理平台群落体系中。^[7,20]基层治理综合服务平台的统一管理下,小平台间也可形成强关系连接,从而进一步拓展双中心多维度的服务边界。

(三)模式一体:探索“人民/用户协同+政务/服务协同”发展模式

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式,而是处于流动演化、持续创新之中。首先,需要继承并延续技术环境下的互联网新思维。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21]对基层工作者与群众来说,互联网新思维具体表现为数字素养的继续教育,提升对信息化要求与数字化技术的敏感度与掌握能力。互联网新思维的不同转化方向,如群众的质询渠道思维、双中心的管理生态思维等,使技术优势凝聚为社会治理的新动力,加速制度优势的转化与革新。其次,重构双中心政务与服务的对接与供给模式。在平台一体的前提下,双中心已搭建传统互动渠道与移动平台终端的联动桥梁,此外还应衔接“政务+数据”,持续加强“权威+时效”的底层服务逻辑,持续强化双中心政治方向引领、理论信念宣讲、社会舆论引导、社会文化传承等服务功能。“云治理”在当下或是一体化的最佳选择,之后经由双中心共同打造政务服务传播体系等新举措,治理的范围将从数字公民扩展至全体群众,服务供给更为顺畅。最后,健全一体化协同运行机制。弱中心化的共享型治理组织网络建设已成为各地域推进基层科学规范管理的常见之举,双中心一要协同日常管理,承担起对等的权利义务,在联动中充分发挥优势,避免重复劳动;二要协同项目管理,打通高效流转的需求应接环节,开放服务摸底与服务定制窗口,在服务清单的整理过程中加强互通互联;三要协同系统评价,简化基层治理涉及的治理问题与各类复杂关系,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要素^[22]在内,形成系统、完善的治理综合评价体系以期更好地勾勒乡村振兴蓝图。

五、结论与讨论

社会治理层面上,融媒体建设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标志,发展如火如荼;新时代文明实践也已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因此双中心一体化建设是下沉基层并深入推进治理制度现代化、多元化的重要选择,可连接并拓展其价值功能,最大化发挥其对社会治理的创新作用,为重构新媒体社会责任评价格局提供重要参考。通过对华东地区J市一体化试点建设工作的考察,研究发现项目制与平台制是一体化治理的主要运作机制,但同时也存在建设方法不够科学系统等问题,缺少更优质的“方法论”提供支撑等问题,需要以更交互化、数字化、协同化的一体建设路径持续赋能治理链条。

而随着数智时代社会革新的作用日益显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深入推进,未来的乡村中国建设实践或将基于“乡土中国”的小切口,更聚焦“人民群众—乡村/社会—政府/国家”主体主线,关注民情现实、机构联动、共同体建设等民生所盼、发展所需的关键议题。在旧治理思路与秩序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延展“融媒+”“文明+”的普及应用领域,如何适应新时代新环境新议题的“碎片化、移动化、社会化”新特征,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这需要拓展一体化建设与运行的内外循环机制,不啻为下一步的重要研究设想和研究方向。唯此,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才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辅助节点,在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推动基层治理水平快速“进阶”。

参考文献:

- [1] 张祖平.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乡村振兴. 中国青年报, 2019-03-06(7).
- [2]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 人民日报, 2018-08-23(1).
- [3] 李珮, 张璐璐. 沟通与治理: 乡村振兴下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中国编辑, 2022, 2: 23-26+31.
- [4] 黄恩华.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路径探析. 人民论坛, 2022, 13: 120-122.
- [5] 景义新, 聂秋雨. 融入基层治理: 县级融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传播力服务力调查分析. 现代视听, 2022, 12: 17-20.
- [6] 胡正荣. 打造 2.0 版的县级融媒体中心. 新闻界, 2020, 1: 25-29.
- [7] 黄艾. 县级融媒体中心履行媒体社会责任: 理论维度、实践范式与在地经验. 中国出版, 2022, 8: 43-47.
- [8] 张明海. 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功能及其拓展. 理论视野, 2021, 12: 46-52.
- [9] 常凌翀. 嵌入与重构: 县级融媒体中心赋能基层治理的生成逻辑、功能转向与实践进路. 中国出版, 2022, 12: 31-35.
- [10] 习近平.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 求是, 2019, 6.
- [11] 邵鹏, 王晟. 重塑与嵌入: 县级融媒体赋能基层治理模式.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 201-206.
- [12] 周飞舟. 政府行为与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发现及范式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 2019, 3: 21-38+204-205.
- [13] 国秋华, 陈乐. 多边“下沉”中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编辑, 2020, 11: 73-78.
-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536.
- [15] X. M. Zhang, Z. H. Cao. From Manipulation to Integration: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Grassroots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2016, 1(2): 284-302.
- [16] 卢剑锋. 县级融媒体为社会治理赋能的现实路径. 编辑之友, 2021, 12: 38-44.
- [17] 马超峰, 薛美琴. 从项目化整合到共享秩序构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运行机制探析. 党政研究, 2023, 1: 76-83+126.
- [18] 周文泓, 代林序, 黄思诗等. 国外图书馆主导的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进展: 定位、路径与策略. 图书情报知识, 2022, 2: 20-29.
- [19] L. Xu, C. C. Song, S. Z. Wang. Multiple Social Networks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8, 39(3): 26-45.
- [20] 葛明驷. 元治理体系构建: 县级融媒体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12: 57-61+67.
- [21]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政府网, 2019-01-25. [2023-03-25] http://www.gov.cn/xinwen/2019-01/25/content_5361197.htm.
- [22] 张四灿, 张云.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3: 127-136.

Empowerment and Innovation: The Intrinsic Dynamics, Local Experience and Realistic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of Convergence Media Center and New Age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

Jiang Bowen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convergence media centers and new-age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s are gradually becoming the important proposition to innovate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mode and governance pattern, aiming to continuously highlight the achievements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rough two-way empowerment. Based on the case investigation and track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ilot center of "integrated media + civilization" in J city of East China,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two centers' two-way empowerment is analyzed. The study finds that county-level integrated media centers and civilization practice centers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matrix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strengthen data and wisdom thinking,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people/user synergy + government/service synergy", and rebuild a new system of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management. The fusion media construction provides demonstration for civilization practice operation, and the practice feeds back to guarantee media operation, both of which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grassroots social media and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onvergence media center; civilized practice; media convergence;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 收稿日期: 2022-03-20

■ 作者单位: 蒋博文,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 责任编辑: 汪晓清